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像象述卷三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郭履元

周易像象述卷三

明 吳桂森 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焉然必其所同合君子之道乃利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

以致亨而利涉哉

同人大有離入易之始人未有生以始乾天是人之所以生人既有生以後離明是人之所為天完得離明便完得乾天故後天圖離居乾位洛書離數居九即乾九之數也離明就是人本來心體從心體上言同何人不同謂之大同從心體上證有何所不有謂之大有　同人乾在外離在内是心體中現出天理人之心天也心天中何民非吾胞何物非吾與不期

同而原无不同只是這點心體人都認作一已之有規規焉自圄一膜之中横起物我之見此心體與天體全无干涉如何同得人須擴如天之量同人于野野者天之九野天有三垣九野廣大无外故萬物无不在覆幬中人心天宇亦如天之廣大方謂之同人于野蓋離中一系坤上交乾原有同天分量得位則本自至正至大得中則本自无偏无倚應得天之廣大來同人于野心體一如天體何人不同自无爾我

形骸間隔所以得亨　利涉大川者利于不息之明也天明不息人心之明亦不息纔有息便非常明之體此心之明日日在天理上運旋自然是不息則何川不可涉如日雖明然一升一沉唯其天行日行所以燭四海而常明人心之明一以乾健不息為行纔是常明故利涉大川乾行也同人而乾行為行豈更有私意間隔得亦豈可以私情比昵得明也健也是人人本有的同心惟文明以健既无了私蔽又无了

間斷二既中正五又中正心天與乾天相應這是天下極公極正君子之正道也得了正道天下人心自然黙黙相通非特情相通也是直從心志中相通此同人之貞也故曰利君子貞謂其通天下之志者君子正道也若形骸意氣之同豈稱同人哉　易有天行有乾行其義不同天道自然之運曰天行以人行天之健曰乾行乾行人所以合天也故于同人言之人能識得離明心體自然一物不遺漏于心外心體

即天體天量即心量所謂同人如此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審異而致同也

先天乾位即後天離位天純陽火生于陰而成于陽故天以日爲明以火爲用是以天與火言同同而曰人這點天明人之所同以爲人者也同類曰類同黨曰族物即理也同人不是一概混同處之各當其物方是中正之同故賢與不肖有類親與疎有族惟一一辨其物賢者還其賢不賢亦不使之遺親者還其

親疎者亦不致于失此之謂同人辨處是離明各得處是天度　以類以族辨得物分明方是天下各得其所各得其所方是大同儲康父曰遏惡揚善正可與類族辨物參看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同人之同全在二五（二五柔應乎乾）所謂中正之同初在下不能同五限于門中（二耦象門）之象故須出門交方可免咎

二與五同道中之同可謂得所宗者矣但五剛在上未易下交二条在下欲求上同已自可羞又有三四之間合之不易故曰吝然雖吝不可以不同故象曰道也宗者道之所當同蓋不能大同則擇可而同亦不失為正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三歲言終不興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

困而反則也

三四正當兩卦相合之際三四同則无不同三明離體而過中以明伺人每見人之不可同所以自起戎心有伏戎之象莽撰巽木也然此乃自生之疑能進而升高觀乎天理之高明則戎心自然不興矣其始伏戎以四剛在前而思敵之其既三歲不興則疑蔽去而安行也四以剛乾體居上卦剛易淩物每忮人之不我同故有乘墉之象若知其不可以義反而自克自

然攻不成吉之道也攻人立困之道自反天理當然

四能弗攻故曰困而反則大抵人之不同不是自生

疑忌便是氣質凌人內不使險心伏藏外不以强陽

横加自无人不同三四雖有二病却是剛體故伏而

能開攻而能反于不同中久而能同者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五二同心為三四所隔不得其

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間故有此象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理直也大師相

遇言相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五二本中正有何難同然二五同中五九剛直天下唯中直之同最是不易五剛二柔剛柔相劑同歸中直方得融合豈可速致故有先號咷之象又必有大師之克然後可以相遇象言相克見克之不易也即如人心本明何難符合天理然非經一番克戰工夫心與理終是間隔不合號咷之呼大師之克俱不可无者也

上九乾之上爻天包度量似為有餘于中直之道或有未當（不得中正）同人于郊之象郊（與野別）曠遠之地不分界限不設畛域以此同天下故可以无悔然形迹之大同而已如以中正通天下之志則非于郊之同可得故曰志未得言未得同天下之志也

總 同人之道于宗尚有吝于郊又未得惟通志則同辨物則同相克則同易中精義之功可覩

大有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徳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同人明在内天下人心同然之明故足通天下之志然只是在已之明徳必已徳既明合天下之人盡歸于明方是明明徳于天下事業離明分量纔圓滿天徳方爲我有此爲大有此非聖人之徳居天子之位不足以成大有故彖中首提柔得尊位一語惟柔中又得尊位明是大明中是大中上下自然協應有所

以大也得位之明乃當午之日大明中天則萬象无不在燭照中其明即天體所以有元亨之德同人之德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只是循天理行事由明而健大有之德剛健文明應天時行則純是天光發越隨日用運旋无處非天體流行謂之時行則時時常明者也德之大孰大于此德之亨孰亨于此是以元亨　離在乾上心體到大有纔登心天之位方寸光明全然一天體方稱得人是天的心謂之大明終始大有之

德居然一乾德但繫元亨不繫利貞者乾可該得離離該不得乾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有尚難語此故乾曰統天御天大有止曰自天其分量蓋不可同語矣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日在天上也太陽當空萬物盡在光明中大有之象明德君子在位則善惡畢照一遏一揚舉一世盡登光明之域一人明德天下盡明其德此君

子之火在天上也　天命有善无惡遏之揚之天休莫休于此故為順天休命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未涉乎害何咎之有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剛中在下得應乎上之象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三公用亨作享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大有天明人人所固有有雖大于本來上加不得分毫只怕人自生係累為明體之害害不必物欲陷溺只人終日間與物交接一為物所交便都是害若真明常朗終日應物原未嘗交方謂之无交害无交咎不生曰匪咎然要无交甚是不易常常知艱方得交而不交故艱則无咎天有交始交終天首交始天尾交終日與月並行于交中則蝕故天日无交日方得貞明所以人心无交方得明體故大有從初爻揭出交之為害

正萬日新功夫一疵不存方可望其萬理明盡大有根本在于初爻　明不積不得大明有不積不稱大有二以中而乾健不息有新而益新積而又積之象如大車之積而載也乾為全車以此攸往又何咎二之能積由于得中故象曰積中不敗即无害　五有之主二為正應非二不承五之有故曰新又新之功二足以勝之同人曰利涉大川乾行也大有之大車以載有攸往正是乾行　九三乾之終爻乾健之功已到積而

成有矣有而不能為天下有未足言有也惟以其有進之為大君有方是先知覺後知明德于天下之事故有公用亨于天子之象若私而自匿為一己之明則雖有亦小人之有而已故曰小人弗克蓋明德公之則君子私之則小人所見小者小人之見不足以為明適見其為害而已害如初之害凡一點已私皆蔽明之翳則皆害也天子即居尊大中之明德是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明貌也彭盛貌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四是離體能有不見其明之大惟有而不有方見其明之大故大舜舍已夫子無知顏子虛亡惟其明之極所以虛之極人愈見其盛已愈見其無曰匪其彭衆盛也衆盛原非我之得有故匪其彭明至此為真明象曰明辨晳晳昭灼之至也　五居位大中之明

已一无所有合天下之有皆其所有无善不捘无人不取所以孚而交如惟上以天下之明為明故天下之人因上之明而共向于明其去暗即明皆上之大明足以開發之同人之明通天下之志而已大有之明則使人自發其明非六五一段真寔心直透人心何以及此故曰信以發志也舉天下共耀于光明則德明之明即是德威之威葢聖主當陽則凡在瞻仰何人不起敬畏豈非威如之吉然聖人自是坦坦平

平平或可近故曰易而无備易即乾之易无備猶言无多術也聖人大明只是一个乾之易知豈有他道多端无備即是大舜無為恭已正南面氣象　上九明之全體其明天明也其行天行也人之心體合乎天則天之明命即在人所謂自天祐之也繫曰履信思順尚賢乾在下見履信離得位見思順一陰孚衆陽見其尚賢　如大有之剛健文明措足而履者都是天地間寔理何履不信蓋明得真切自然踐處真寔所謂信也一心只依着天

理何思不順蓋明得透徹自然念念依從都是天所謂順也天下之善无不樂受何賢不尚蓋虛與明之極自然惟德是崇所謂尚賢也如此純是一團天命周流故曰自天祐之元來只在自已心天上造命

總　爻辭有次第初是不染功夫二是克積功夫三則有而能公四則有而能忘至五明體方完上則有之極致離乾合全是乾體故六爻无不吉　明不應天必不能通天下天不時行必不能大明終始惟應

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六爻皆從此句來

謙亨君子有終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内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謙之象也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必亨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卦中最貴者一陽為主即一君之義一陽爻是天道天道崇高地道卑順今謙以一陽居三不在上在下

有降而自卑之意以天之崇高不自居高却縕藏于卑順之中故其象為謙序卦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與盈正相反若本无所有虛以自居何足為謙惟其艮體在內寔有崇高之德却能有若無寔若虛所以見其謙以其易盈而不盈謂之謙也盈便是損道謙便是益道故謙自能亨（下天道四句皆以盈謙對舉）艮體光明來居于內是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往居外是地道卑而上行也天道本自光明惟其下濟纔

顯得光明地道可以上行地惟以卑為道容受得天氣尒順得天行天地之氣方交而地道得以上行天非下不光明地非卑不上行見天地非謙不亨也天道益謙地道流謙鬼神福謙人道好謙極言謙道之必亨如此故人能以謙處尊則尊而光以謙處卑則卑不可踰天道下濟而光明居尊而謙得了天道所以能光光則尊者益見其可尊地道卑而上行居卑而謙得了地道所以不可踰惟不可踰卑者反見其

可尊是謙者君子終身一个定則隨你德高天下功蓋一世少不得到底要用這着非此不足以結局故曰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本高地本卑然山豈能出大地之外惟地之卑能藏畜得山下故謂地中有山地能有山謙象也山自下也人只為高卑多寡之見橫在胸中按納不下便不能謙若知得高原不足居之以為高多原不足居

之以為多便自能降故君子以裒多益寡裒非損去其多也只是縕之而不露其多謂之曰裒益不是有所加于寡只是常以虛無自處使能容受取益謂之益寡如此多寡一概平觀是稱物平施也合人已同是物人已齊一謂之平施裒多山之能自溢寡地之能容藏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收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道只是一下初六最下曰謙謙不是一味謙是虛心之極如顔子若無若虛可稱謙謙全是消盡了這點自高之念故象云自牧牧字有无窮意味人不是養得心體和平如何便降得功能之心下養得定時一切險陷盡為坦途矣故利涉大川見于此爻

由中聲外則有鳴謙主雖在三二乃艮中以柔居之真見得這些功能一毫不得為我有根心如是故聲

外如是不覺鳴皆謙也鳴者聲音笑貌皆是之意這是由衷之不可強故曰中心得

三為卦主勞謙者舉天下事任无不負荷之舉在已之功能无不盡忘之能勞而又謙也夫懷退讓之心因而遜避天下事何貴于謙惟曰勞謙真是功高一世而藴藏于廣大之中大君子全局故以有終歸之

象曰萬民服必如大禹之成允成功克勤克儉不矜不伐方足以名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外三爻坤體四近居三上則藴藏高山用力全在此爻四乃順首有此能事故无不利但其用力須知不易故謂之撝謙撝者有作有為必盡其事也有而能謙雖是天然之則若非實用一番苦力如何按伏得下撝謙正求不違此天則也謙之着力是一撝得力亦是一撝象中裒益二字善發撝字之意撝字古排麾通用宜從麾去之義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五以柔中居位當位而謙人皆化于謙德之中不得以謙名之故不言謙但言不富以鄰也如此天下不期服而自服非服于力也皆謙德之所正也此為利用侵伐小曰侵大曰伐无所不宜也力爭之征有服有不服

謙德之征不正者自正故無不服三苗之征班師振旅而有苗格謙之征不服其神如此

上六三之正應其謙表裏一致故亦根心而鳴也第處上則高而不可下處極則窮而將必變其時位不能如二之得心故曰志未得要在上能謙在一家則一家自服在一國則一國自服可以攝衆志平邦國用師征國何不利之有　上戰服心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此謂謙師若云居卑自下可以用

兵干謙義遠矣二近三曰鳴上應三亦曰鳴撝震善鳴象

總　謙不言卦德曰止曰順而變文言天道地道專重一陽見其獨尊也艮剛一止剛柔皆得所止彖云君子有終以此艮成終全卦六爻皆吉以此　爻義周公一身可備以公才之美無驕且吝是甲以自收之小心也居位而握髮吐哺身下白屋則二中心之鳴也當其負扆而朝身任天下制禮作樂若恐不逮所謂勞謙及夫流言一起東都遠避碩膚之遜赤舄几

几豈非撝謙風雷之迎天下信之東征大定則五之征不服也東都既作曰予明農此上六之鳴也王曰公後志未得也乃治洛七年從容俟其化則自治為先始終一謙德妙用也君子有終非公而誰當之

豫利建侯行師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一陽斂而在内固藏博厚之下何等含蓄蘊藉一陽達而在外發越博厚之上何等通徹欣暢所以名豫豫悦樂也坤體在内震動從地透出夫坤德寧靜震德發揚鼓盪極是天地間激烈之氣惟到當動之時雷聲一奮遍大地鼓動自然鬱結者无不通凝滞者无不達萬物勾萌甲坼豈不是天地至欣暢時候人心寧靜中一念震動動處極是震驚恐懼然有這動百體皆通自有一段震生仁意流貫透徹其間何悦

樂如之蓋震初一剛乃羣陰響應之剛剛應以震剛達而上行志行陽道得以通暢坤陰在下順之而動合陰陽盡成通暢惟順以動不期然而自動天地之氣所以流行和洽也震剛即屯初長民之元侯故利建侯即師中不殺之長子故利行師　天地无順動之雷陰陽便有乖沴日月之行如何不差錯四時如何成得生長收藏之功聖人无順動之雷宇宙便有沴氣刑罰如何得清清者措而不用之意民心如何得和這出地之

雷是天地間一日不可少豫之時義所以大時義者時宜也

凡事豫則立豫有先事之義蓋待天地有不和之氣而後動動亦不成大和惟其時到即動所以為順動聖人待天下有事然後動動亦不能安樂惟其當時則動所以成順動故繫辭重門擊柝蓋取諸豫无事而防有事豫正是順動天下所以常得和樂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

雷出地奮舊是發越充滿有這一奮纔得天地之氣都通暢陽居四爻是四陽月令二月節氣此時雷聲一奮萬象欣榮變動豫之象禮記樂者和也和故百物皆化聖人作樂正是把一段和氣鼓動天下使事帝事親成大順之世也　崇德者禮樂百年而後興非有厚德涵濡于人心如何作得樂故作樂所以崇德殷盛也作樂薦上帝是以德享上帝也所以薦之

者豈不盛哉享帝時配以祖考故曰配　豫是驚蟄

雷所以和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盱上視也宜有悔者也當事而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所謂順動只一時字所以審時只一幾字二得中幾

正在中上審先一分是鳴後一分是遲三爻合看順

動之精義洞然　豫主在動爻坤居內主于閉藏雷惟有蟄藏其藏也固然後有奮發其發也時坤初爻正在閉藏時全未見可動若一鳴便洩漏了含藏之氣所以至于凶鳴以應四而鳴惟中心已向于動故有此聲響夫當豫尚且不可萌諸心況先豫而鳴乎其志先已極矣故曰志窮凶也二得順之中惟中也可以語幾故介則如石之有辨斷則有不終日之蚤貞而吉者也撰艮石象六三近四未免為四所動盱豫之

象睢目為盱目中只見得動之為豫也夫聖人時動則動原未嘗見得可豫方動若有一盱之見必非時動所以有悔悔是去凶即吉最捷之路只要蚤蚤便可无悔若稍遲必至有悔有悔則悔亦无及矣能見幾必不見豫一見豫必不能見幾所以有悔有遲三所居之位乃出坤向動之介順不順正要在此處得力三之盱非順動之宜故曰位不當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

行也

四是豫主當動而動由于自然故謂之由豫二只是見得這幾四則實實身之所動皆時動也如出之由户自然而由正是不先不後適當其然妙境故曰大有得震剛應志行在此一由只是有一个疑端要知得位非五位却以身任一卦之動未免上有逼五之疑下有得衆之疑此疑一毫不去如何合得天地順動消息必須去此疑勿疑則動而衆柔自從從而合

于四四之朋皆五朋也同來聚于五有盍簪之象簪聚首象此爻周公當之制禮作樂開成周太和公誠其時也然負扆可疑三監可疑公皆不疑惟握髮吐哺合天下之朋為急皆以順動也使公少有疑不可為矣然非公之過于任天下也時當順動公由之而已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五以柔居中卻乘乎四夫四以剛動動則時矣而所以持其動之中者尤難故雖貞有疾其疾如何少有自喜其動之心即鳴之疾也少有自安其動之心即盱之疾也惟有時常審中則道可久而不死矣出豫必入危故有死道死于安樂五得位處豫最若可安然曰疾則一事无可安曰恒則一時不容自安知其疾又知其恒庶幾曰不死云爾處豫亦危矣哉　上過于豫則為冥矣冥非必沉于逸樂如後世昏迷之極然

後謂之冥凡日夕爲冥即一日至于夕以豫爲樂即謂之冥蓋終日而不知儆醒即終月終歲之漸怠荒之門也所以要渝逸豫之念方成而即渝庶幾過猶可補云爾若沉冥則已極矣何渝之有

總　豫六爻之辭析禍福最微于二中言介此得失大限也于三言盱危矣而開之以悔悔之中又戒以遲于五言貞得矣而儆之以疾疾之中又示之以恒四最吉者也未嘗无疑之當防上最失者也又未嘗

无渝之一路蓋得失轉移如環无端所以善處其道无過先幾一着知此者可以言豫矣

謙之體靜豫之體動吉凶悔吝生乎動故處謙易處

豫難

程子曰將此身公共放在天地間與萬物一般看大小快活此可觀稱物平施之義又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无一事此可觀順動之義

隨元亨利貞无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邵子詩泰到盛時須入蠱否當極處即成隨惟曉得蠱自泰來則人人盡其事泰可常保矣惟曉得隨自否來則時時有妙用否可立傾矣隨蠱是常泰无否之道

隨之取義全在剛來下柔一下字乾初曰陽在下若

陰居初不言下惟陽來居下乃見其能下惟能下所以能隨蓋陽尊陰卑故陽上而陰下陽唱而陰從此理之常不必言隨令兌柔體也為少女為秋斂居上震剛體也為長男為春生居下非當春發聲之雷為當秋收聲之雷此震隨兌斂也當發動而發動固雷自主之當收斂而收斂亦雷自主之內卦為主故能出者震也能入者亦震也皆時至則然非隨兌也隨時也然時出而出不見其為隨惟時入而入其隨時處乃

見得親切明隨之義故凡尊有時而從卑貴有時而從賤舍已從人皆所以隨時也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人只從天理上行則動是天動說是天說自然動都可悅故曰動而說隨隨之妙原一毫不假勉強正是天理自然恰當處乾卦見羣龍无首此見也故隨有元亨利貞之德又无咎所云隨之貞者其隨時變遷處正是理之一定不移處時在則隨在只一个隨時便是大亨貞无咎道理故曰天下隨時言天下无

往非此理也隨之義盡一時字下句因賛其大　易所言不過一時孔子聖之時能隨而已天地大化无過一出一入聖人知幾无過出幾入幾震出兑入合而成隨易中指出時字微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人只曉得出而順應君子有隨時之妙用不曉得入而退藏君子有隨時之主宰只曉得雷興澤從為天地之生機不曉得澤静雷藏為天地之息機故澤中

有雷聖人取以名隨世人紛紛接構妄動妄說出而應用皆非只緣入而退藏先沒有這雷君子嚮晦先有了澤中之雷則其入宴者都是雷體藏密造化息機時入而入即時出而出隨時之義孰顯于此 澤中之雷何嘗不驚天動地嚮晦之息何嘗不時行物生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按物隨非經旨不必混入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故其象如此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與二相反

隨主全在震初一剛非剛必不能自下非剛必不能成隨故稱曰官官者主之謂也一尊獨主之義惟其主宰先定于一故見善而能從有渝也從而不失正渝貞吉也然從善之主在初至善之極在五蓋隨善

不過一隨時九五中正天下之至善在焉却與初不相當故必無以門自囿撰艮門象出而從五斯為得所隨有大亨之功也震剛具乾剛力量故可語出門事業若二三柔體何能遠從但以陰求陽而從只可謂之係惟其係便能近不能遠所以係初則失五二之係小子也係五則失初三之係丈夫也係小子係丈夫亦未嘗无可係之道但時可隨則隨丈夫小子何一不可與只有係便有失婦人之隨非丈夫事業故曰

弗兼與然二者係丈夫稍見其大故其隨可求而得
然求而得則易于失正尤在此隨故又以利居貞戒
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
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四乃說體以說而隨未免有計得之心有獲之謂也
最不可有是个獲心以此心謀道便是計功以此心

事君便是容悦所以雖貞亦凶其隨之事雖或正其隨之心則不正矣然四與五本同體同德若以此相孚則其隨也以道相隨如此有獲非先有獲心乃明足以擇善而有獲又何咎哉故曰明功亦如初之交有功也无心契合為孚正與計獲之心相反孚者孚五也在道初隨五之道卦主在初三陽爻合德為同道也

五居中正天下之所隨豈復隨人然善之所在則舍已而從是合天下之善皆其所隨也以其衆善之所

聚曰嘉以其无善不從不曰隨而曰孚此隨道之至也大亨以正唯五足以當之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如字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上六隨之終爻故以能守言隨善未得所隨當惟善是從無成心為隨善既得所隨當執一不移守而勿變為隨拘係之又從維之正守而勿失之謂也上乃允入主爻不是變動有為時節故曰上窮惟其不當

動便不動一味謹守不出正見其隨時之義也故隨道以此為盡手一着王用亨于西山以太王事象之狄人之難避而不爭隨時也使守之不堅不勝一念之憤與從事干戈未為非義然太王却執之堅守之固寧輸貨寧避地必不忍以土地害其民此隨之極至也其去而西山也乃兑之收斂孰知一收斂中便是八百興王之基惟有此兑入乃有此震出隨之亨孰亨于太王剛下柔雷隨澤于太王西山之亨曲盡

其義上居隨極隨之周結而不可解者也窮極也

總　隨之第一義是渝渝如從義從字惟善是與而无成迹也其最妙是孚孚如一氣相孚與善胳合而无臆度也係則膠滯而非大通獲則私心而入功利故有主之官不可无有獲之主不可有偏一之係不可有堅一之係不可无隨之義盡于此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甲日之始事之端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

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卦德無不善者本義不可從

蠱事也雜曰蠱則飭也彖曰蠱元亨而天下治只事其所事謂之蠱人生父乾母坤父母之事皆乾坤之事乾坤之事皆父母之事乾坤父母之事皆吾人本分内事蠱衆也天地間千事萬事皆人子當為之事

必做得天地間一個克肖之子方成得天地間一个完人可見人一有此生便有此莫大之事所謂蠱也若有得這個人幹得這件事前人所已為者後人復有以為之自然一番振作依舊一番生氣此蠱所為飭也若无這个人幹不得這件事前人總有所為无後人以為之便不覺日朽日蠹日惰日隳此蠱所以壞也蠱原是活字高子曰天地間何時不蠱何處不蠱雖唐虞之盛其蠱自在只看幹蠱何如耳此說得之

卦體艮剛在上巽柔在下先天艮位後天乾位也艮在上乾父之事便一擔都任艮上要承得乾來先天巽位後天坤位也巽在下坤母之事便一擔都在巽下要承得坤來蠱卦之象負荷乾坤之象也其德巽而止這事不是容易做得惟巽德在下至柔至順一味甲巳盡力无微不入從下而上造其極致直做到至當不可易處方稱得乎道盡得乎道天下何事不從此始天下何事不從此通孝弟之至通神明光四

海不過了得人子身上事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
但說一个字字甚近却不知有畢世難竟之事所以
千險萬阻不容易過子道却怕不得險阻一一要涉
得過其涉之道只有一個克盡其事如舜處家庭方
稱得人稱得子稱得盡事故曰利涉大川往有事也
蠱之要義盡于往有事一語　先甲後甲以震言甲
也震乾坤之長子于德為仁于氣為春于五行為木
天地生生之心全寄于震惟震能體天地父母之心

能行天地父母之事故帝出乎震然後齊巽以至成艮皆震之流行也蠱巽艮之合巽之所齊何事无非此震之始事先甲也艮之所成何事无非此震之終事後甲也有巽以先之有艮以後之則長子之事盡長子之事盡則乾坤父母之事盡矣言三日者周天之數共有六甲自巽歴艮周天事業六甲之用完全也天道之行既出乎震巽以始之艮以終之四時之運一周則又出乎震矣始終迭運循環无端人道亦然

前人之事已終則吾當復有以始之吾之事已終則後人復將有以始之𢎞始艮終亦循環无窮然吾之始事所以承前人之終无震生之仁不足為有終吾之終事所以開後人之始非震生之仁不足以有始所以先之者必三甲後之者必三甲也此為終則有始此為天行　人一有生天地父母之事一齊交付豈待前人事壞然後當做故蠱人人當有之事亦終身无已之事盡其道者无如文王周公止孝止慈制

禮作樂亦是子道中分内尋常非為前人補綴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徳

巽風東南生氣山體常静巽之生氣一年一到則成一番生長人承先啓後前人事業不移只要這生氣一番有一番接續故山下有風蠱象君子以振民育徳振者興起其孝弟良心由此克長養育其徳行也振以起之用風之鼓動育以成之如山之詣極　蒙曰育徳養不染之初心蠱曰育徳養孩提之真念真念

即是初心无有二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六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六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爻皆言幹貞者事之幹天地如此生得來我完完全全

如此交得還方謂之幹以一身全副承當全體完備如木之全體只一幹然故幹蠱之事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人不有幹亦无人不可幹天子非幹不能為宗子庶人能幹不忝為克肖　初曰父二曰母人子身上自有父事母事當幹如君天下者敎民以復性是父天之事養民以厚生是母地之事如學者立身行道是幹父事不敢毀傷是幹母事父事母事皆人子一身上事初是巽柔之主巽順是子道第一義所以稱得

有孚有孚纔得考无咎考成徳之稱父有成徳全在于有孚故曰大孝尊親非喻親于道不足語此又嚴之曰厲方得終吉可謂難矣此必從先意承志默默感孚中來故曰意承考幹母之蠱雖是人子所必不可少然要曉得幹母之事皆所以完幹父之事也若堅執幹母之事以為貞其或不合幹父之局者亦為之則有所不可如周平王之戍申便是明證蓋只幹母蠱必了不得人子之事結不得人子之局所以不

可貞必幹母蠱原合幹父蠱方為得中道也三亦幹
蠱之子只是巽之究為躁不能盡如初之柔順所以
小悔然于子道无歉故終能補過子道到終无咎亦
大不易四以止體而為柔爻有裕之象裕只是畧放
寛緩纔放寛便不是一力擔當責分是以往而見吝
往字見字可味五得柔中止于孝者也用譽有揚名
後世以顯父母能事此惟德之致故曰承以德　文
中三言幹父蠱因位而有不同意承考養志之事也

无位者亦可盡故言于初三乃行止之際到得出處俱无悔方到底可以免咎故言于三若用譽非德位尊養兼致不足當之此幹蠱極則于五言之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幹蠱至五承以德則其事盡矣然皆有位有分之事有位之所不得拘分之所不得限上參天下兩地最上一乘之事則雖尊貴如王侯亦不足以名其事所謂不事王侯不以王侯之事為事高尚其事是也高尚即孟子

尚志之事居仁由義法令傳後自有天地父母惟此一事稱得仰不愧俯不怍此其事非一身一已之事萬世可法可則之事故曰志可則人子幹蠱之道至此方得盡頭一着故于上九係之五之用譬如大舜德為聖人名位兼至是也高尚其事非夫子以萬世之教顯親烏足以名之

總　隨之上不言隨而言守蠱之上不言事而言志不如是不足以盡隨蠱極之義故曰卒成之終六爻

之義至是方完備凡卦上爻大意皆然

震東兌西盡八卦一出一入大局故聖人發隨時之

妙用巽先艮後該八卦始事終事大義故聖人發幹

蠱之重任觀二卦者要具隻眼

隨初有全乾能事蠱初有全坤能事隨初一下乾初

之下也要終兌桒則乾該坤矣蠱初一順坤初之順

也要終艮剛則坤合乾矣蠱故同音即蠱之彝之字義故曰振民又說文蟲化蛾爲蠱取變换之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逼于物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為臨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按臨大也將滿之義故雖滿曰臨月

臨觀二陽爻為主兩君子合四民主持世道之象故皆以教化命名陽德來而在下便是浸灌天下的真惠澤所以成臨尊而在上便是感動天下的真風聲所以成觀臨取象地澤不取止水之義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澤是流通天地之真脉二陽在一陰之下是

陽氣蒸騰隂氣以成澤也澤爲天地一團和潤之氣所以能說萬物君子持世把這一叚陽和氣脉遍大地流注將去豈不淪肌浹髓人人沾被故謂之臨陽來而下則上進臨之二剛有日進日長之勢漸漸足以遍及四隂故曰臨大也以其得浸長之勢所以見其大其德說而順說則足以舉萬物而和懌之順則足以承惠澤而容受之又剛中而應其所說者非私恩小惠也皆中正至當而天下自應之如此豈不大

亨以正乎說而順故元亨剛中故利貞夫居高而善下者天之道臨以陽下隂全是得了天道所以有天道之元亨利貞臨者尊臨卑貴臨賤聖人不取陽在上為臨而以陽在下為臨可見所謂尊而貴者不有一叚陽生德澤實實從斯民徹底浸灌來未可言臨也臨曰剛長陽進之時也又有八月之戒何以故此正聖人之危詞也惟曰浸長可以長固在此時可以消亦在此時蓋兊雖二陽原是隂卦是消體卦氣又是八月所

以二陽前進一位便是兑陰主爻便是消局不待積之既久而後消即長時即有消機消長之機間不容髮故至于八月有凶言一至于消便凶也長曰浸消曰不久長之甚難消之甚易故寧于長時即防其消无寧至于消時再奠其長必不可得矣味至于字不久字緊切之甚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上臨下之義非經旨不必混入

不曰地下有澤曰澤上有地主在澤之二陽也澤之
薰蒸能盡地之廣大皆在浸潤中稱有地故君子臨
民必盡坤輿之衆皆在容保中方是有民之量然非
教思所及真有深仁厚澤之浸灌何以有之故以澤
之无窮教思為地之容保无疆也　非澤无以注地
非地无以受澤非教无以言保非容保无以明教大
君澤民可知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陽之感陰陰之感于陽是自然而然之理不假一毫造作二陽居下四陰自然取正彼此自相感通而成臨故初與二皆謂之咸臨咸感也感而无心所謂咸也初為說之初心從初剛感感之最正所謂正已物正身正而天下歸之者故曰志行正也二為剛中之說一卦主爻剛浸而長全在于二故吉无不利象曰未順命也此義要另看是夫子發一卦中大竅係處

論二陽在下是陽進長故臨大也最吉之卦論四陰在上陰方處盛又陽爻二非一君之義殊非可恃之時極是可危之時故曰未順命陽便是天命三陽成泰方舉世順命若臨二陽如何稱得順命蓋无不利者就剛中之德言感之者盡善也其未順命就四陰爻位言其應之未全吉則所處之勢然不可不知也八月有凶正此之故特係此象㫖憂危于進長之時儆戒深意存焉看臨二爻文王三分有二時似之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臨之病全在三爻剛說无心而正柔說未免以情用便落了歡娛私意之說故曰甘臨甘則何利之有八月之消其機皆在一甘憂與甘正是對病之藥纔甘便入逸樂就成消局纔憂便知戒謹就成長局故憂之可以補咎凡兌三多言位不當以柔居二剛之上為不宜也非以柔居剛之謂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上三爻坤民之象以澤之所到漸積積深為義六四曰至臨坤曰至哉澤之所至與坤同至如中庸云洋溢中國施及蠻貊无地不至是也四為順首首被咸臨之澤者四之位曰位當也進而五又得中澤之浸灌能使物物各得其所中庸曰成物知也故謂之知

臨方是盡人盡物能事故云大君之宜惟其行无不中故于民物无不宜臨之妙以知臨為極至上則積之不已悠遠博厚氣象故曰敦有加无已厚之至也然所云敦厚者不是從治功上積只是從德感上積二陽在内日進日長不使之消自然德澤日深日厚故曰志在内也至臨只是普遍知臨則知明處當有舉一世而昭明之氣象敦臨則淪肌浹髓愈深愈至

一步進一步方為澤上有地

總 卦中長消二字是吉凶之介所以長與消在咸與甘二者之辨所謂咸與甘在貞不貞一字之辨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无遹臨坤字之澤不足稱兑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无大觀坤字之風不足稱巽德文王易以陰陽對待相反覆為體自臨而遯只在一轉展間故八月之消不待陽長既滿之後也

觀 去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盥將祭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自中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

彖曰大觀去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去上同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平下同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或謂有孚顒若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以上示法于下曰觀去以下仰法乎上曰觀平彖中二義並見然必有可法于上者而後有仰法于下者則二義實一義也故卦名觀二陽在上是持世大君予尊而居高可儀可則天下无不景從效法所謂大觀在上此也其德則順而巽順則有坤之衆受巽則

有風之善入下足以承上上足以風下有自然觀感之妙二陽同德五尤中正中正所在極立而天下自從真足以法則一世所以成觀玩觀之象全不假一毫施為造作德之所在而天下自化感者不知所以感應者不知所以應繫詞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全是一段神行默孚默契故无可擬議但設盥而不薦兩語把一個對越神明精意流通妙境畫出一個不言自孚真象使人讀之感通之妙宛然在

目叩首曰顒與神相對之象交神之時方盥而不薦則祼獻之事俱所未有然冥漠間一段精誠感通默與神孚者已見顒若之容矣此無他惟神明之德洋洋在上者實實誠不可揜故人心之誠不期孚而自孚大觀在上乘始德曰大觀在上指上九爻有中正之五惟尊大德君子在上以成大觀也其中正之德亦實實不可揜則得于觀感者不期化而自化一如顒若之孚故曰下觀而化也上二語引喻下觀而化乃正意觀化者觀中正之德也這都是神之所為自然而化全不

假一毫人力故天有神道只是个四時不忒春有和風夏有薰風秋有金風冬有寒風自然天之化无日不流行聖人以天之神道設教只是个中正自然聖人之化亦无日不流行而天下服矣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四時不忒天之貞故天道无為而化成中正以觀天下聖人之貞故聖人亦无為而化成所謂神道无為而已矣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為觀

天有八風隨方而異都是天之所以鼓萬物者萬物因風而變化故風行地上有觀象程子曰化天下只是一个風省方觀民以設之教王者之化便无處不到此王者之風行地上也　設教非另有設施以立教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只是省方一到風化便已到王者仍是无事天下自靡然鼓動矣此之謂神道設教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九五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陽主生隂主成天地間生理只是這點陽氣故在臨稱命在觀稱生民之觀化乎上觀此生理也上之觀示于下亦此生理也巽風正是天地間東南一團生氣巽德正是大觀君子一團生理只要觀得着這段

生理便沾得着這段生氣故四陰爻皆以觀二陽為義所觀漸近則漸吉也　觀者觀五之中正也初最遠象顓蒙之赤子不過一蚩蚩之氓曰童觀可與同被風化不可語于達觀故君子則吝止可言小人之道二少進有所闚見矣然質柔不能上從五只好守而自持如門内之觀僅得女道之貞亦非君子之事故曰亦可醜也三則漸上觀漸近矣可以言觀生矣進則觀巳之生可以為一世之觀法如大觀在上否

退則觀已之生可以觀見上之中正以順承君子之生氣否如此審擇方合得聖人設教之神道故曰未失道四則與五同一巽體親炙大君子光輝觀國之光也四雖與下三爻同巽然所處則是風世之位必其可尊可貴者在已足以作賔于王方足以風動在下故利用賔于王稱賔者謂與五酬酢得來此非實以道自尚何能致王者賔禮象中尚字正貼利用字以道自尚之謂也所尚何事我生而已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四柔所觀者二陽也二陽身司風世之任所以生生者全在二陽故二陽所觀合全卦為觀必羣陰皆得其生斯為陽之得其生也五君位天下人之生皆其生曰我生三云我在下位不過一身一已之我五云我通天下為一人之我天下之衆有一人未得其生者我未得其生故曰觀我生觀民也以天下為身是

得位君子事必如此方稱得无咎上與五同德其係天下之觀仰與五同分明是一个師天下大君子曰觀其生葢所觀者不特民不唐虞引為已責即君不堯舜亦引為已責故變我稱其特以我視天下與五不同其合天下以為生用心則一葢天生先覺原為斯世而生其責任自當如此何論在位不在位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弗伊厥后如堯舜若撻于市正是觀其生之事如此與得位君子原无兩樣故亦

曰君子无咎象云志未平者眞龍在上自然雲行雨施天下平其天下有未平總之巳之責任未盡此上九君子必合天下而觀其生正是合天下而俱欲得其平故曰志未平總見生成一世覆幬乾坤都是陽剛君子司其事天下固不可一日无斯人君子亦不得一日自諉也　君子无日不以生天下為心故以大觀在上不曰聽民之觀法而已而必皇皇焉觀生為心一則曰觀民一則曰志未平只為這生理一民

遺不得如此方是君子之道

總　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觀我生進退也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利用賓于王也思天下之飢溺由已之飢溺觀我生觀民也夫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畏天命悲人窮一日不敢忘天下此孔氏家法觀其生志未平也舍此不為童觀之小人即為闚觀之女子然則非有天下為生之心終不得稱君子人可知所用心矣

噬嗑亨利用獄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三陰三陽剛柔中半）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首二十卦先屯蒙以坎合震艮從人心入險處考動止起手功夫也終噬嗑賁以離合震艮從人心光明處考動止了手功夫也　噬嗑合也要動合明明合動最是一段細密煅煉功夫取義于合者陰陽不合不成和天地不合不成化學問到合方是天理爛熟

渾融无迹處所以莫妙是合然其合也豈是容易強合得所以要噬噬者市也交相易交相劘剛柔摩盪到渾然變化田地方成得合故象曰噬嗑天地間物原人人可得以為養只要自家噬自家嗑各人自去用力噬而嗑方自家受用得所以曰噬嗑食也如食之在人噬與不噬嗑與不嗑无不在我而已象曰頤中有物有物字要玩剛者是仁柔者是義何人不可食只是不肯入口須得到口實實咀嚼一番方稱得

頤中有物有物方稱得噬嗑自然會亨剛柔分至合而章正明所以亨之故也朱子曰分均也曰均便見剛柔相濟為用柔如何少得剛剛如何少得柔所以要合動而明正是震剛與離柔合處合則動必皆明其動益妙明出于動其明益神相得而章故曰雷電合而章雷電合天地之變化未有顯見于此者君子明動之合其章也亦如之所以亨

噬嗑明動之合以一段戒謹恐懼之心合于虛而能

明之心自无隱不可燭故云利用獄天下所最難得者獄情只有敬謹虛明方可用獄用獄是懲治最細密功夫也人只不知用獄便有蔽明輕動之失若時時曉得利用獄如何敢不明動相須卦中六五一柔與二柔相應却上而居尊位本以震恐之小心進而為離中之虛明以此心用之于克治自足以防間隔去蔽障故曰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不當位者五是離主與震初不相當如屯之九五應得初剛便有建

侯能事噬嗑以柔應剛為不相當也然以柔濟剛用以克治却最妙所以利用獄則噬而嗑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雷電相須為用一作並作噬嗑之象君子震威與離明並運明罰明以行其威也勑法威以濺其明也明罰未是用刑只如今之律令一一條例分明乃所以勑正其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不進于惡之象

六爻噬字之義見于初上故言校全用克治工力嗑字之義見于中四爻故言膚言胏言肉全是得手滋味初與上正用獄工夫中爻皆頤中當有之物也初上兩剛雖原始要終之爻却以遠而不易合初上合自内外无不合矣初動難防在始屨校便是從初下手法所以慎其動而合之于明上明難徹在末路何校便是到底禁制法所以制其明而合之于動然儆之于初者補救易施只有一个慎動便得力故可

以无咎而象曰不行禁之于未者懲創无及終于不得故凶而象曰聰不明雖然知得何校之凶自然先有震恐心自然入求明之路上未嘗无善反之門也

能反即是噬即便嗑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膚鮮肉肉之美者槩中之象腊肉乾而美者近離之象有骨為胏剛文之象乾肉離槩之象皆天地間美物人所待以生不可不噬者只是其中有害要知所防如膚之美而易噬要防滅鼻鼻人之中正所以辨味之可否者若但知膚美可噬不知中正當止便犯滅鼻之失二乘剛易于過動故有此戒然不過要知止終无大咎六三過中之槩美中有毒凡不當位便有過有過即是毒若但知腊美可噬而不知防亦犯

遇毒之失然只是小吝終无大咎兩爻无咎皆承噬字看蓋能噬則有物矣所以可貴然雖无咎皆有失當戒以二柔爻震體防其失于動斯動與明合矣

乾胏有骨比膚腊更貴乾肉比胏更美皆當噬然又要得金矢得黄金得者用力以求必得之詞蓋噬雖美物亦不可貪如人貪仁義之美亦即是病所以要得得金矢有剛直之節也又能艱能貞所以吉得黄金有剛中之節也又能貞而厲所以无咎金矢即震

初之剛黄金即震中之爻皆相應之爻也蓋離明之
胏只是虚體必實實動中有得方為直得四得初合
五得二合乃實得也此為金矢黄金四五離體明中
有得則明與動合矣　程子曰天下重擔子要得硬
脊梁漢來擔按噬嗑任重道遠當仁不讓乾胏之噬
也誠心直道不二不三金矢之得也四為剛爻噬之
最可貴故獨言吉用力最不易故言艱貞曰未光則
不如五之得中也　二三防失要借離明烈火為煅

煉之功四五有得要本震雷儆懼成鑄造實益皆已
精益精入細工夫得金矢已是不屈不撓完乾金剛
健之德得黃金則既中又正直底純粹精微之域噬嗑
合也豈易言哉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義見初爻

總 噬嗑飲食之道也屨校何校聖人看得无窮危
險在此中金矢黃金聖人又看得无窮精妙在此中
頤中有物人可一日不知其物哉此義也發于頤再

見于鼎飲食鮮知味聖人欲人之必察也如此　卦以柔得中而上行為主三既遠初又不應五故曰不當五是柔中離主則曰得當觀此卦二爻知當不當全非陰居陽位之義也妙在相取相感耳

周易像象述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像象述卷四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昺

周易像象述卷四

明 吴桂森 撰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飾也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離明于内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噬嗑動而明剛克柔克到適相合處所以合而章賁明以止剛柔相濟到各中其則處所以成文而賁故曰賁飾也至美所以成飾然都是天然之文不曾加得些增飾至文還是无文故曰賁无色也觀致飾與无色二義可見賁之為賁

内離外艮文明則藏于内有闇然在中之文篤實則止于外有敦厚煇光之文所以亨而又利往亨舉全體言利往指三柔爻言以二乃卦主五居尊位皆柔

也故特言之離本柔居内卦是柔來文艮剛以柔文剛剛常為主所以亨大者亨小者亦因之而亨也分字即噬嗑分字剛柔均平剛得柔來成文則柔亦得剛成文是艮剛亦上上對來字看而文離柔所以小利有攸往是小因大而得利往也剛柔相濟一來一往皆是天然條理故曰天文文明以止謂以文明之德止于至當不易之地如柔來文剛則賁實有文明内藴之德剛上文柔則賁實有篤厚輝光之德人道之美

何以尚此故曰人文觀乎天文則知柔濟剛剛濟柔其低昂變化隨時爲用必无可偏廢之理只在合乎時宜故可以察時變觀乎人文則知人日用間一秩一序其燦然分明處都有一定之則在人人文明以止便是天下文明氣象故可以化成天下察時變如周公之慎始君陳之和中畢公之成終剛柔以時變所謂天文也化成天下如堯之欽明文思安安自然天下觀化故曰煥乎其有文章所謂人文也二句相

承看

噬嗑以初剛為主爻有物初有之合明初合之也賁以上九為主爻柔來文者文此剛上而文柔亦此剛也噬嗑動必合明人脚下一步不昭明皆冥行之動而已賁明必要止人胸中一念不安止皆的然之明而已剛柔有兩用无兩事故文剛文柔須知一得俱得

彖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書曰賁若草木草木地之文山下草木
即離中文明賁中有文之象君子知山下有火則思
明可內蘊不可外眩明庶政內極其明也无敢折獄
明不外露也无敢二字只是狀其敬慎之心不事察
察之意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初賁趾只明得素位而行之義便成居身的文章妙

在舍之一字見得非義所在寧舍其可顧可羨者而取分之所安者一步不越禮所以成賁二乃柔來文剛之主柔來文剛則剛上文柔原自相須究竟二之文亦上之文也剛柔成文斯足興起文明之化然全在二之一來便相須成賁故曰與上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三離之上爻文明之德已盛將見于用故曰賁如又曰濡如者其光輝所及足以潤澤斯世者此文其或以文滅質溺而忘返者亦此文蓋三或過露其明少失離柔之貞則其賁如者皆炫外之文久必陵奪故戒以永貞則吉而曰終莫之陵也四乃艮體有斂華就實以質勝不以文勝之象故曰賁如皤如白髮為皤老成篤實之稱又曰白馬翰如乘馬亦白見其一以朴素為尚也初位在下故舍車四位在上乘車之

人兩馬駕車見其𩣡如總是尚質之象文明之德在下四以質勝居上似有不相得者故象曰當位疑

指四

然文非寇也即是四之婚媾以文配質則相濟而成賁矣三是離文明之體四是艮篤實之體皆不得中故三以文勝者也文勝必獘故有陵奪之患曰濡如有溺文之象文能以質為之主則得其正矣曰永貞見文必本于質也四以質勝者也質勝直欲去文則有以虎豹之鞹同于犬羊之鞹者能以文為配合則

无太質之病矣曰婚媾見質必合于文也兩爻正見相須為賁之義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五以柔居中正與離中一柔相應篤實中文明所謂美在其中也質有其文者也賁于丘園之象丘大也曰園則青黃碧綠不但美觀皆有實用此句狀其質

之妙非无文之質也又有束帛戔戔之象戔戔顯見貌曰束帛則玄黄黼黻有文彩而又不外露所謂闇然之文美之至也此的狀其文之妙皆質中之文也丘而曰園帛而曰束尚未離朴野狹小氣象若見可吝然丘園之蘊蓄皆天施地生之藴蓄束帛之文章皆上衣下裳之文章所以終吉而有喜也上九則无文之文乃為至文太始太素之體天下之美无以加焉化成天下非此莫與故曰得志造詣如賁五真有

明體適用庻珍待聘能事故以求賢之事擬之則可若說賢人在丘園五以束帛禮聘非象意也六五柔中為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總　初守身獨善潛龍勿見之文二人巳兼美天下文明之文三則文而必輔乎質四則質而必配乎文此為彬彬之文五丘園之文自然得乎天文也束帛

之文晝善得乎人文也為觀時變化成天下之文居其位當其時晝其道則皆謂之无色之文白賁之賁也噬嗑五賁五即坤五也所云得黄金即黄中通理所云賁于丘園即美在其中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故噬嗑乾坤合也賁文即玄黄之文也二卦所以居首局之終

剥不利有攸往

象曰剥剥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

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邵子曰乾坤大父母復姤小父母故以復統中十二卦姤統後十二卦然有艮之成終成始斯有震之出故剥在復先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剥兼艮坤居中局之首此周易兼夏商之易也

剥剥也剥之義為裂為落為削為傷害卦以一陽在上當其往而衰五陰在下當其來而盛一段陽明生長之氣都要變成陰闇閉殺之氣所以成剥以柔變

剛之故也然陽主生陰主成陰原不是剝陽底陽為主陰為從陽原不是陰所剝得底其所爭只在從陽不從陽之分若陰知從陽便接得這陽生之氣來隨爾經一番摧落銷隕這陰原輔陽底原是有用底若不知從陽便接不得這陽生之氣來這陰便自消自潰自摧殘自凋落豈不成剝故曰剝爛也如物之陰氣多而潰爛也若陽何患于剝隨你陰氣剝落陽生之氣自若陰愈銷毀則陽愈完足陰愈凝沍則陽愈

結實若因剥之時反足以完其一元生意者如果之熟而爛纔得元氣固足成仁則又莫妙于剥也故造化非剥不見消中有息學問非剥不見減中有增至哉剥之義也不利有攸往正是君子處剥之妙用蓋當此時純是陰柔變剛世界陽剛直无存劉之地豈有前步可往已在必不可有為時節故不利有攸往言不利攸往正明必无為乃君子之利何也以小人方長也其處之之道何如只有順而止之順者時不

利往則順而不往止者當不往而不往便是得其所止蓋闔户為坤君子以坤之閉藏為道不動為艮君子以艮之靜止為道當此時便做此事故曰順而止之然却留得這種陽氣在天地間屹然不可移動小人自剥君子不為之剥世道自變君子不為之變為天下立極為生民立命真是大觀在上而民之儀表在此故曰觀象也即大觀在上之象也蓋消息盈虛天行之數剥之時處其消處其虛惟君子有順止之

道能于消中善其息于虚中養其盈不隨氣數為消息盈虚而有所以主持乎氣數者以此為尚真是先天不違後天奉時行事是乃所謂天行也陽剛在一處有一處生長發育之功如比如豫等皆五陰一陽而生育无不遍惟剥一剛却居于不用之地陽生氣運到此變了故謂之變剛然氣運雖變陽剛只是以生生為心觀之五上俱曰觀生總是這團生氣剥羣陰俱變獨存一陽在上如天之无不遍覆无不生育

故謂之觀象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卦以一君統五民主爻獨在上故大象不取陰剝陽為義而取陽覆陰為義曰山附于地剝山附地地厚則山安上附民民厚則上安故雖當陰盛剝陽之時陽只是施只是生厚下安宅之義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牀幹未有與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上下謂四陰衆陰方剥陽而已獨應之无咎之道也

六四剥牀以膚凶象曰剥牀以膚切近災也牀近人而氣不相通故凶爻皆取象剥牀擬議精矣

六五貫魚以宫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當衆陰之長率其類受制于陽故有此象

五陰在下只有一个從陽便是陰之貞五近上三應上是承得陽生來底初二四俱不能也所以皆凶不

能從陽便是蔑了自家生理所以初與二同曰蔑貞足最下直從下滅起曰以滅下也二辨牀之辨處雖視初稍上然接得陽氣來安得君子之身方陰陽成相與二上不相當故曰未有與三却應得上來雖同一剝然生氣不滅自可无咎盖有發榮有剝落氣運之必然而物之受剝不同試以草木觀之風霜氷雪有經一番摧剝而遂湮滅无存者生氣不存者也有經一番摧剝而依舊發榮者生氣不蔑者也愈剝愈新剝

之何害四與二上下皆茂貞三獨不茂貞故曰失上下杜詩輕風扶柳絮淡月失梨花得失字意四是艮體亦不知從陽豈不是自剝了膚膚席也與牀字不粘象曰切近災四位與上近最易承陽亦至剝膚天下事將盡壞故其災尤為切近五直近上五一順全卦俱順有貫魚之象衆陰順從皆五之力又有以宫人之象所以无不利又曰終无尤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元陽一點天地不息之心于此而存故象碩果萬物消靡究然生意孕藏正于剥爛中顯仁不為風霜所摧不為陰凝所蝕不食之謂也君子亦然碩人在上天地命脉所係隨你小人剥削愈成君子之大得輿之象若小人不知此也君子日生成之彼不侵蝕而盡蔑之不止何異自撤其廬者哉可見君子之生氣自若小人固无如君子何小人之消滅自若君子亦无如小人何故象曰終不可用見小人之終難

改換也

總　剥為君子最難處之時于不可有為之中獨有所保合以成大有為之用這个消息盈虛方纔囬得天運非碩大之德烏足語此惟其有剥中之碩果方有復來之剛反人但知復中見天地之心不知剥中亦足見天地之心也春秋有仲尼萬世有碩果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間只有這點陽生是造化主宰一動則漸長盛長盛則漸消落消落又復萌動一來一往循環无已其一動處則是根柢命脈也其由動而長盛是發而向外曰往由消落而又動是復而向內曰來使造化有發而无復有往而无來則生機斷絶久矣故天地

之妙无過于一復剥柔變剛陽生氣候都要變做陰消世界復則陰消氣候仍舊盡轉做陽生世界故曰剥窮上反下有這一反天地元陽之運通身翻換過來四時之氣便從此轉収藏為發育動植之物便從此轉凋落為萌生此復之所為亨也復剛反反是天地最妙機緘惟造化必反故萬古生機常在人之難在此一反能反便與造化同復復則自然亨出入以下俱極言其亨地雷十一月之雷有出機无出聲以

其時則有入而未有出然而出之機已動故出无疾以其機有出而非復有入然而入之體未離故入无疾雷以二月出地凡百八十三日以八月入地凡百八十三日出入之用俱從復雷發端從此出入盡是生機故无疾剥上窮之陽五陰皆剥陽之人復剛一反豈惟一剛為生五陰皆反為生機盡是一陽之朋以陰皆來而從陽見其朋來葢一剛來反從下震動羣陰俱動坤順之爻皆震剛為主之爻都是帝出乎

震陽生全局故曰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也

乾三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蓋天行健故无往不反无反不復復之剛反正乾道也一反乾道則五陰皆是陽剛之道陰之用六一反則木皆成七故曰七日來復七者少陽之數言全卦通身俱復了剛健也如此動以順行即是終日乾乾之天行故曰天行也剝以小人長不利有攸往復以剛長則利有攸往可見

復患其不反无患其不來患其不來无患其不長來是真機反是實力反之義大矣

人只曉得大生廣生是天地之心却不知子中一陽乃是生生造端托始之地故于造化發育流行處未足見天地之心惟其陰中陽轉纔見生機无一息之停方消于上已生于下故于復見天地之心繫辭曰復小而辨于物又曰復以自知人止要在端倪發見處自知自辨方是自見天地之心地中雷體人人所

具但反則來不反則不來一反而驚天動地者在此寂天寞地者在此出入无疾也一反而百體從令萬念歸根者在此朋來无咎也只愁不反何愁不來一反則日日見天心時時皆天行七日來復也動以天順以天利有攸往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只有這點是真機緘故可以見天地之心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入而收聲之雷不得言在出而奮地之雷亦不可言在惟半夜雷蘊藏于大地之中而有回陽大地力量所謂動而以順行者在是故雷在地中有復象坤為母震為男所以母孕長男為復先王極存養功夫正是保姙之法閉關以歸根復命功夫詔天下也閉關就是退藏于密之義斷商旅是防外之引誘不省方是戒内之馳逐只為這雷輕忽不得有時時存養功夫方是時時常在地中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考成也

復初一剛邵子所謂天根也這便是天地之心人生來只有這點天地之心是真命脉從此反復是從根復故謂之足躡天根不遠者即所云不違仁從初一

步不離方是不遠之復這是須臾不離功夫有此復便時時見得本心悔吝之門无從說起故曰无祗悔謂无由適于悔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悔何由來此是一了百當全身歸本乾道形骸都是天理故曰以修身也下文言仁言義言道言中言君无非指此一剛而言二與初最近中心安仁者也休字心逸日休之休葢其心心念念惟專注此仁曰下仁也三去初又差一步頻則有汲汲皇皇之念厲則

有戰兢惕厲之功得力行勇往之義曰義无咎看三是能利仁者也四却正與初應不偏不倚適與初剛合謂之中行有獨知有獨見故二三不摇多岐不眩謂之中行獨復此直以見道既真得所適從曰以從道也五得坤之中順之至者敦敦厚之敦到底念念在復時時以中自考不如初之无祗悔不已故究亦可以无悔也二之用力自然三之用力勞苦四有獨得之契五有敦篤之功雖所得淺深難易不同其反

復一也內卦體也休字頻字宜在心上體認外卦用
也中行字敦字宜在用上體勘四非中位而以應初
為中乃知中之義符合本心而已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去初最遠所以不能反復而成迷蓋二能下上不
能下四能從上不能從五得中上不能中所以步步
是迷迷者非謂其迷而不復也正以其復而猶迷行

不著習不察縱有時天心發現都做了電光石火隨起隨滅終日間只是冥行冥動所以有災有眚兩目昏眩人非人責鬼責天災也所以不可用師不知正己而但知責人人必不可正也把一个天君主宰逐而不知反以其國君凶也迷之凶如此只為忘了反復真主人不曾落得根故曰反君道也陽剛一點天地之心生民之命百體之主宰萬化之根源所以謂之君道乾以君之是這君字復是天道其不遠也休也頻

也獨也敦也則是人事无此工夫便是迷

總　天地之心人生固有但一受生以來都是動而向外所以不成來復若要復工夫无過一反反便歸根便復命故此卦切切提醒如修身下仁頻厲從道自考皆步步反已工夫一不反便是迷惟迷乃謂之不反不反謂之反君道則所云反者无過一惺而已故曰復以自知知不知之間反不反之分即來不來之分也復初即剝果也剝果下地反之象碩果發生

來之象來是天機反是人力

邵子詩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序卦曰復則不妄无妄初剛即復初之一剛復地中之雷静翕中之動動而未發无妄天下雷行動直中之動發皆未發動直則必不妄妄則必非直動夫乾其動也直動而以天動何妄之有故命之為无妄誠者天道天自无妄誠之者人道妄而无則人而天者也初剛无妄之主曰自外來者明初剛自乾剛來也論乾體何得言外只是人當寂然不動時所為天者亦杳然不可見惟當天理忽然爆動不知從何迸出

這不是先有一念藏伏在内至此而出者直是從空落下有個使之動者此所謂降之皇畀之帝來為我作主而我不自主者故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内惟其乾剛來為主原不曾落一毫思維假一毫停待所以妄无所容人只從自心體勘當天心陡然動處真是不知所從來通身震動如孺子入井之隱蹴𠻳之羞何嘗着一毫經營之念直像有个天來替我主之者於此觀无妄其脉最真切以此而動直透天體故

動而健此其為動豈不與天理至當處自然符合故剛中而應所以大亨所以得正天之命然也他卦大亨貞言天道此言天命者可見天无所命于人只此一个戒謹恐懼之震體是乃天之命也无妄聖人直指天命以示人故下再言天命二字其非正有眚者天本无妄何有不正妄皆人造如月中自起之眚眚則俱妄故不利有攸往夫子彖傳則分正不正兩項以發明之其順天命者則皆正也不順天命者則非

正也所謂无妄之往以天往也人終日是天命雖欲離不可得而離曰何之矣謂更无去處也若一步不以天動便非天命非天命則天必不祐順矣如此豈有可行者故曰行矣哉以此行皆人為之妄匪正之青也以往行二字分正不正所謂往即初之往吉凡動以正皆天往非人行也所謂行即上之行有青凡不以正皆人之行非天行也爻詞中截然有辨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震動一轟百妄悉屏天雷无妄自是實象天雷驚蟄第一聲雷雷聲一動而含生萬有之天有不自動者乎使天物物而動之必有不能遍天下而動者矣一動而物物與動也動以誠也此雷行物與无妄之象天雷一動有情无情物物萌生故四時行百物生聖人之天雷一動有知无知物物知所以生故能對時育物人无物與天雷何能與時行不能以時行何能使萬物育然造化之天雷其動有時聖人之天雷无

時不然造化之天雷動以形氣聖人之天雷動以心

性是造化之雷得聖人而後有全功聖人之雷功豈

不盛矣哉故不特曰對時而曰茂對茂者言極盛也

程子曰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

時育萬物按聖人不與事正動以天也一味與時行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

人得牛邑人災也

无妄无可名初爻是其本體也上五爻俱以入妄之門指出示之初剛來為主純是天動稱无妄以此往皆順天而往吉此天命所必祐也所以得志二柔而非剛便未免有係念耕穫謂計所得之多少是程後效而有所為于前也菑畬謂計用力之難易是畏前功而有所異于後也二者皆為富心也去此二心方利有攸往則字可味前无所為後无所異一味自盡

其事全未嘗為利謀所謂未富也三非剛而過動或有不期然之災顧災曰无妄原非自致之災有個順之之道在便是或繫之牛也能為行人便得了這牛何為行人不問災與不災只依着我之理而行此正是順天命大道理所以得牛也若不為行人而為邑人便成了災何為邑人見災而避只揀安穩處坐此于順受道理已失所以為災大抵虛已以遊聽之以无心行人也擇地而蹈留之以私意邑人也无心則

即災而有得有心則遠災而反災此得失之定理也

二是趨利心三是避害心人有生便有此兩念爲妄根故于兩爻發之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四是乾體乾體何嘗有一毫匪正只是天理有个當可處適合其可方爲得貞故謂之可貞這乾貞人人

自有只要知之明守之固方實實有諸已故曰固有之也五剛中得正有樂天知命能事故能疾而勿藥是視生死猶旦暮全不曾一毫入念畧不知有藥可瘳姑且去調治一番者故曰不可試稍有試藥之念便非全然順受之心惟不試方是存順沒寧疾不能爲之累也此之謂有喜諭五剛中非致疾者將言疾言藥以見順受之極則上亦乾體本非有妄但時當其窮則勿往爲正于此有行郤是自生之眚故

曰窮之災也匪正有眚正指此爻言之无妄之疾究極言之如堯舜有朱均此疾之不當有者也使堯舜盡力維持未便如桀紂之不可救治此可試之藥也從堯舜視之便知天命不如此一有曲爲之心便是妄只與賢方是順命

總 无妄只是一箇誠字人至誠而无妄是從初一念故吉而得志少離初念便未免有計較心有得失心皆入妄之關殊不知忘穫纔有穫忘利纔是利无

心期得反未嘗不得有心兒失反足以致失兩者總不可以人為參也四則行止動靜守其正五則生死存亡化于一此之謂天命此之謂正匪此盡屬人妄

象曰天命不祐爻曰行有眚皆謂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乾天下之至健也无妄需從下動要以天動大畜艮

從上止要健得其止乾而得止此是真涵養所謂大畜乾以巽畜曰小畜精細工夫乾以艮畜曰大畜全副力量大畜諸極之學也无妄初剛即乾剛之來大畜艮剛即乾剛之上以剛健乾體充積而篤實積盛而輝光自然可久可大而其德日新日盛此畜之所以大也利貞云者艮剛在上乾剛却居于下乾不肯出不以健自尚而以得所止為尚故曰剛上而尚賢就乾在艮下言也能止健是能止于天理之當止就

艮在乾上言也夫健而尚賢方是健之至處能止健方是止之至處所謂利貞者此故曰大正也然這個大涵養豈是止以成已不以成物必以已之養養天下養已以養賢養賢以及萬民方成大業故不家食吉養賢也試看如此盛德大業不是全副精神剛健到底如何做得來故必須有利涉大川之勇方應得乾行故曰應乎天也剛上而尚賢止與无妄剛自外來句對无妄之動乾為主也大畜之止亦乾為主也

惟其止也乾自止畜也乾自畜謂之尚賢正從其自止自畜處看出大有尚賢尚離之明此之尚賢尚艮之止二義一例日新其德明明德也不家食吉親民也明德親民方是止至善此之謂大學孟子曰以善養人此不家食養賢之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在山中要識以天為主山之大豈能畜天然山中而有天在則天之无乎不在也此天之所以見其大也前言往行豈能該君子之德然言行多識則言行

无非是德德之无乎不在也此畜之所以大也陳瑩中說天在山中便如芥子納須彌之義程子曰須彌无體芥子无量觀程子之言欲識大畜先要識无體之天无量之山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大畜内三爻是乾體剛爻都從察識上説工夫四五是艮體柔爻都從尅制上説工夫上則涵養之成功也初言有厲初是涵養起手全未説到事爲上只要認清路頭有厲則乾之知險是也此處一犯手到底无結局所以利已象曰犯災稍不合天理之正都是災咎路從初要不犯這災便是復之无祇悔脉路也

二曰説輹輹名伏兎輿軸相承之物輹上承輿下屬軸輿以載物軸以運旋輹隳則輿已行矣故車而尚未行必須脱輹車行而

欲止亦必脫輹是輹之脫不脫正行止之介也故取以象發而未發之之機畜中之妙正在此時故曰中无尤得中方无尤也三曰良馬逐則已發之象故利于艱貞又戒之以閑輿衛閑者即範我馳驅蓋天然之則一步不可踰者加一曰字乃詔告御者之辭亦儆戒之深意輿衛閑則何往不利如此以往方得其所止可與艮之上爻合故曰上合志二脫畜于將動之先三閑謹于方動之際如此時行而行時止而止

无非天理之流行此之為大涵養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四五是止體不合天體不稱能止所以工夫不厭密之又密牛本順物牛而童全无不順之端已從而牿之（横木於牿以防其觸）制于未然之防如此其預所以元吉而稱有喜豕雖躁物豕而豶已經剋制之後又從而牙

之去勢為頹牙豕杙也防于既制之後如此其咨所以吉而稱有慶兩柔爻分明是形氣有所以禁于先有所以防于後正為變化氣質工夫不易至上九而得所止矣能止乎乾至善之止也天理到此底定此身終日在天理上安居終日在天理上游行故曰何天之衢言无適而非天也胡雲峰曰何字讚之之辭蓋云是何通達之甚也看來涵養到此真是升于高明達于大通與天為徒境界坦坦蕩蕩更无一毫拘碍在故曰

道大行

總　大畜說工夫最細二之說中心之安一天也三之閑日用之謹一天也四五形氣盡歸天理人无不復于天也終直以天字結之无妄從復中天地心萌芽出如此人事无非天道一切禍福得喪方可聽于氣數故曰无妄灾也大畜從剥後碩果蘊結成如此天道盡合人事一切功成結果都是時到自熟故曰大畜時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頤二陽包四陰有口象上靜下動有食象固也然更有義在卦從出震要于艮成是八卦始終全體人自有生至于歸根也有始終全體人但知自始至終有生可貴則不可一日无飲食之養却不知自始至終

有个生生者可貴尤不可无所以養所以養者何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頤中提出一貞字正是示人知味處爻中兩陽大也分明大體之象四陰小也分明小體之象大體不逐于小體為貞小體能從大體便亦是貞故頤之義以觀為先以求為要能觀能求斯皆知味之養矣養之所當得者即是貞如勞心者食于人勞力者自食皆有當得之養在則皆正也得其正飲食之道即是性命之養不得其正口

腹之養盡是飲食之人故養正則吉試思人生一日雖一餐半粒必不可以无事而食致虛此食必不可以无因而食致苟此食所謂養大體者孰如之不然芻豢之悅口而已與禽獸之豢何異其害大又何如故養口腹養性命不分兩事只在人自審于正不正之間觀頤者先觀頤道如何為正如何為不正如孟子所云擇術故曰觀其所養自求口實則自審所以不愧此食者何如无愧則得正有愧則非正如孟子

所云不素餐故曰觀其自養觀頤是大段泛觀自求方是切己之觀二觀是一意一个理天地養萬物原物物有个當得之養聖人養萬民若只為之制田里教樹畜亦可以養其生只是逸居無教便近于禽獸故須養賢以及萬民使人知有禮義倫常不但遂其生而又復其性乃所謂養之正也天地養物无過一个時聖人養民亦无過一个時時者宜也即當然處也天地有生長收藏之時然後物物得養聖人有樽

節愛養與民宜之之時然後萬民得養之貞故頤之時為大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十二月冬底之雷這雷動而常止是生氣常存之雷小過乃疾雷破山之雷君子言語飲食无一時不動然動而有个常止之則在一慎一節正于動中見止體君子之山雷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

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頤主在初上兩爻人從初要在大體上立基要終要在大體上歸宿然從初不貞而能要終得貞者末之有故觀字揭于初爻貞不貞正從此審察耳震動初剛轉而上即是艮止之剛人能動之心即是能止之心此至貴之大體也求養之貞者從始動時便求合止體此吾之至寶也不養口腹而能生者在是故謂之靈龜龜象其不食而生靈象其有先知是當求而

不可舍者也若動時只因小體而動便如朶頤之動于食而已養之可賤者在是此必不可求者也舍靈龜而觀朶頤其觀也豈不失貞之甚乎故曰不足貴初與上遠難于合止故謂之舍謂之爾正應六四易動在已故謂之我觀頤之法其辨正在于初也四陰爻皆待養于二陽者也以其不知自求養故不謂之顛即謂之拂顛以位言以上求下謂之顛拂以應與言非其所與謂之拂二位于初上却待養于初又非

應與故既曰顛又曰拂拂經猶云失其常也然待養于下雖顛與拂猶可言也若求養于上則以下干上賤求貴不可甚矣故至于凶上艮體處高有丘之象人一有上求之心必有望外无厭之想故必至征而凶象曰失類者位上位下各自有類人豈可不自知其類冒焉求養于人乎此所以凶也六三遠初應上全不知其類而惟知求養于上者為拂頤貞夫但曰拂經雖失常道若待養者得其賢未甚失也若一意

求上則全失正理故謂之大悖而至于十年勿用言十年到底終无可用時也三與上正應而顚之失貞以三爲甚上之不可求也如此四亦待養于初者然正應也故顚頤吉只是要一意而求如虎之視而耽耽求而不已如虎之欲而逐逐不肯放意方得无咎蓋虎之求食也欲得則視之專傍無所見既得則他无再見其歸一如此四能以專一心求下之賢者以自養吉而何咎四爲有位之人乃求養于下若无光彩殊

不知初之得進益于上皆因上之能求則皆四之施四之光也故曰上施光初爲動之始觀頤之道嚴于初故取象靈龜觀頤者无欲爲明也四爲止之始自求口實之道嚴于四故取象于虎自求者能得爲貴也六五待養于上亦非應與爲拂經然居尊而惟賢是從養之貞也能守其貞則吉曰居貞吉但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利濟能事終非五有只好順從賢者故曰順以從上上得止之剛頤道之極則在是得上之

止方為克盡頤貞故曰由頤至此方是由乎頤之道也然更須知厲方吉又利于能涉大川大川云者頤中之險无窮豈惟巳之渴飢是險即一民一物未得養貞无非是險必能養賢以及萬民此險方涉得過故六五特係不可一語見拂經之養雖居貞終不得言盡善也上九特係利涉一語見非盡濟其險于由頤之道終未克全也

總　内卦有三凶字外卦有三吉字動體多凶靜體

多吉也待養于初有吉无凶待養于上有凶无吉其義何也凡養于下未有无因而求者非分相臨則情義相與故有貞可擇也若養于上則所需者利祿也利祿以義而食乃是自求口實不謂之待養于上也惟非義之祿故謂之拂若五乃居尊之人豈有以養待人之理所需于上者才德耳故爻中但言拂經猶不言頤一字之辨不可混淆如此凡人先以謀食之心用之于謀道皆有顛頤之象後以謀道之心盡用

之於誅食皆有拂頤之象夫顛雖不能誅之于先能撑之于後猶未為失惟既拂而至於失類至於大悖遂无頤道可由皆上求一念為之也口實人之所必不能不求者也將于何求乎可以自審矣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橈者杌棿之意）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頤自震歷艮是全局（後天圖）大過自巽歷兌（中附離坤）是四

柔卦半句柔必以剛為主女必以男為主故聖人于此特提出四剛大來作主曰大過巽兊本柔體也卦畫又本末皆柔是剛大極難主持時節故雜卦曰大過顛也是顛倒世界聖人正要于顛倒時把剛大來做主宰這時節非用過大力量不可故必須要過為人之所不敢為任人之所不能任此其過也乃過乎不得不過所過者過於大故曰大者過也大過是變而不失常窮而不失正能經能權大學剛卦彖四剛

爻居中從初不曾有剛以為之立基要終又无有剛以為之結局其肩鴻任重都只在中間一力擔當勢誠危而責誠巨故象棟橈棟取其從中承荷橈因其本末皆柔惟橈也見其傾危之易勝任之難惟棟也見其任之必不可逃力之必不可委此所以要過于大利有攸往則正處過之道也葢四剛雖過過而得中中則无過剛之病其德巽而說巽說皆柔道以剛大而用柔道行之故曰巽而說行試思以極大力量

人能以遜順和說行之將何往而不利蓋剛仍得柔之濟非一於任剛則過處恰好是中以此而往所以得亨可見非過不成剛中非過不見巽說之妙則所云過者正是隨時之妙用也大過之時豈不大矣哉中字最重惟其以剛中行巽說巽說仍是大為主方是過而非過故曰乃亨乃字行字俱要看大過之時極難處之時大過之事極難為之事惟初既是柔立本无基終又是柔末路難收獨以一點陽剛正氣員

天地間重任時最易撓要不為之撓時无可往要能
利有攸往這都是過人事卒之剛維終始砥柱乾坤
必賴之當此時必待是人有是人方主得是時故曰
大過之時大若揖遜征誅非常之事但可言大不可
言過惟上下无邦本末俱傾獨有人焉以一團陽氣
拄上拄下使乾坤以之不毀非真正至剛至大任斯
文之統者不足語大過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巽兊雖同是柔卦然巽卦陽在上是生氣故為木為長為高要他進而上行兊卦陰在上是消氣故為澤為少為附要他潤而下降今澤在上木在下是陰氣直來湮滅陽生之氣也所以云滅木這陽氣豈可為陰氣滅了此時自然要陽氣出頭故取象大過言觀滅木之象為當大過之時也君子不懼无悶正是不受他滅處君子挺立乾坤滅木之澤不能撼故獨立不懼時不能移受滅之木无所損故遯世无悶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過不是純任剛也惟其以剛用柔見剛大之常過故柔爻而順剛則吉剛爻而得柔之用則吉皆剛為主也所謂雖過非過過而中者也若不得柔之用或剛而反動于柔不得過之義矣

初柔在下全以承剛為事故象曰茅（白巽象茅柔物）妙處惟在下以柔順剛正見大為主之義故无咎二處初柔之上其用柔乃用順剛之柔也故稱生稊稱女妻論二與初非應也不過以近相得而成相與二之過也

然以過而有生育之功何害于過正過而中者也若九五處柔說之下其用柔有見說于柔之象是不能以我得柔而反以柔得我故為生華為老婦得其士夫士夫五剛也老婦上柔也以剛而見得于柔大當過而不過者也所以不惟无譽且可醜之甚也三四中爻正是棟象三之應在上不能下取初柔而乃上巽柔說殊非大過之義故撓而凶不可輔剛不能得柔之輔也四之應在初以柔巽乎兊剛剛而得柔藉

正是大為主故隆而吉不橈乎下得柔之藉則不橈也然終是本末弱不免他吝曰他吝見得雖隆而可危處甚多大過之時其難如此上乃乘剛之柔滅木之澤當此時必不利往者也若過而涉必有滅頂之凶然時有當涉雖滅亦正故凶而无咎于義无愧也過涉滅頂凶以為殺身成仁固矣然更有辨若道德名義卓然挺立先是陽剛君子則其臨事而死也必扶植綱常必關係世運此所謂剛過而中不可言過

涉亦不可言凶也惟巳先是陰柔之質或不能正身于先又不擇義而輕任于後至於時變事及不得不死乃是過涉之凶苐比偷生之耻則遠矣故无咎前項如夷齊比干顔張之於唐文山之於宋後項如荀息宗魯後世朱梁桑維翰之流是也

總　大過之時大矣哉全要識一時字時當慎則慎時當與則過以相與時可輔則輔皆大為主也時易橈必不橈時不可涉必須涉尤見大為主也皆過所當過故曰過而中顧柔在上則不可與柔在下則可

與者巽柔得生氣兊柔得消氣且初為本上為末救過者於本處善補則有濟於末處求補雖欲補亦无及也然太過之時時之窮也君子能盡過之道不能必過之必濟故要終可以无愧於義不能自免於凶此所謂獨立不懼砥柱乾坤大人事業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

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上經以乾坤始以坎離終者坎離後天之位即先天乾坤之位蓋乾坤之用不可見以坎離為用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人心之乾坤於何見藏而為坎發而為離即人心全體乾坤也完得坎德纔是雲行雨施完得離德纔是大明終始學不知坎離亦終无乾坤可言坎中一陽是乾來坤中天地生生之妙都從此孕藏這點陽透入陰中乾坤於此而交故曰坎者陷

也如衝鋒陷堅之陷非陽剛力量不能陷有此一陷方轉坤之闔而為乾之闢萬化之門於此開矣然陽剛既入陰柔墜落而不能出流溺而不能返亦是這一陷即如猛將陷陣可以収廓清之功亦易有殺亡之患人心亦然幾希之天陷入形氣中踐形盡性者在此墮坑落塹者亦在此故坎者險也險之為義最精人心一點乾知獨立坤形之中分毫不可混雜不可朦昧如壁立萬仞天下之至峻絶者此險也莫貴

于險也然天人理欲界限毫釐于此失脚便无駐立之地日流日下而不可返天下之至危疑者此險也莫艱于險也故坎險學問第一際要關隘亦第一難過關隘知得陷險二義分明然後可以知坎卦上加一習字千聖危微心法便從此一字闢明鳥數飛曰習相繼不已之義兩坎相重内既有險外又有險層層疊疊无非畏途可見人生一日一日便在險中終身到底到底亦在險中安得有个放手鬆身之地聖

人於此見得真切便知這个險塲就是人一生住身塲不由你不在裡頭過活終日要在裡頭習故曰習坎習而不已一得一失便從此習上分岐若識得坎險險便是下手做工夫實地從此戰兢惕厲步步操修所習者就是上達路所云時習之功此習也若識不得險險便是陷溺人深塹從此昏迷放逸步步墜落所習者就是下流路所云遠性之習此習也千古而下聖益聖狂益狂豈是聖人獨无險凡人獨有險

只為習險處差故曰習坎重險也水流不盈二句舉水體以象心體釋有孚二字有孚者至實而可信之謂也坎中一點乾剛是天然一定實理以一人之心合之千萬人而同以一時之人心合之千萬世之人心而同所謂孚也只看水水有定體常流通而不盈溢此水之性也惟水性一定隨你歷千谿萬壑必不失其常然之信論水之興波作浪最易溢是水然皆壅激使然也而水之不失信者自在人心亦有定體

常流行而不横决此心之常也惟心體有常隨所歷千險萬險必不失其常然之信論心之變幻無方最難測是心然皆陷溺使然也而心之不失信者自在顧人心本來雖有一定之中心之操與不操却存乎人所以維心方得亨維心者一念萬念息息操存無間斷也葢坎之剛中即此心未發之中時時維此心則時時存此中故曰以剛中也虞廷允執厥中正是維心之義如此自然亨然既能維又要行維只是存

此心行則見諸用惟用處所行无不中方是發皆中節而全體大用之中這纔是天體流行故曰行有尚往有功也有功者出險之功險而尚行方是乾健之天行乾來而陷入坤柔之中能行而透出坤柔之外此所謂有功也存存不已謂之維隨處流通謂之行俱是習字中實工夫險不是人生後當如此只為天地原來如此无險不成天地也天險无形地險有形王公設險法其无形者為名分等級法其有形者為

封疆界限无非險之為用君子一身那一時无天險之用那一時无地險之用險之時用豈不大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一至再至謂之洊至原泉混混過往來續无有間斷故君子修治工夫亦无間斷德行有常如水之不失信教事習而又習如水之重習也教事即中庸修道之謂教治己治人不必兩句分屬德行原所以成物教事原所以修己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初柔最下險而又險者人終身最怕是這個習從此而習日流日下如何能從二上出既入坎又入窞水底穴之象坎以尚行為道入窞正與尚行反故失道而凶初之習坎習于下者也二内卦之中惟危之心惟微之心皆二所有謂之有險人生溺于險皆因不知

有險若能有此險便能知出險求小得從小處求從小處得也操心工夫原是細密微小處不漏方是真操存故涓滴不已遂成江河積小則大通之道也千丈之提潰于蟻穴遺小則失大之幾也中庸曰致曲正是求小工夫要二之所以能求能得皆以得中之故不昧此中自然无微不謹故象曰未出中言時雖未出險已是得了中也三視初梢上有可出之機者然身是險上又是險則來有坎之而往亦坎往來坎

坎正要在此際力掙勇往方得出路若沒有這段尚往力量却要就險中尋个倚靠安身之地這險中可是你依據得的此為險且枕葢險而知其不安便不是險若不知其不可安是自家安灾利危必至溺而陷不入坎窞不止已入于坎窞何時有上出之功故不可用象曰終无功到底无上行之日與初同歸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四上體下坎已出尋出險之路只在此爻四之一脉通則兩坎皆通而成流行之水矣牖是取其可通之路也酒食是取其求通之物也納約正取聯屬交孚之義指二五也四雖陰柔近五中是其有可明通處人但有明可通則无微而不可入故雖酒以一樽貳以一簋用以缶皆可將其誠意聯其交孚可以免咎四能順五故曰剛柔際二之求小四之納約義正相通有四以相通而二與五无有不孚心體流行

而險平矣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五剛中而正心體到五已是通行无礙所謂流而不盈之水也故既曰不盈又曰祗既平祗既云者適到盡平田地也險與平正相反邵子詩去盡風波存止水世間何事不能平人只為險未除心體難平平則

更何險可言萬頃波濤皆成安瀾川源不息皆為順流更何咎之有象曰中未大何也乾稱大哉然必到雲行雨施天下平方是大坎之既平只說得心體平必到離之正邦心量盡滿方說得大直至既濟五爻坎離工夫一齊俱到故爻云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吉大來也纔稱得大字此處說未大亦非心體上有歉也見得心雖中正尚有險在還要習還要維還要尚行无窮盡之詞也

六處險終至此尚未能出更有何時出得豈是險終不可出只怕人自不肯出故一則曰係用把徽纆來自係縛也再則曰寘于叢棘中自拘寘也終其身纆于膠結入于危途有安平道理不知自由故謂之失道而凶三歲也三歲總是久而不出之意初失道從先墮落上失道到底陷溺兩者病則一般惟觀上之凶乃知險無底止與生俱終纔失道俱是險故雖上聖猶嚴末路堯舜終身兢業或一失足而三歲之

凶即不免也危矣危矣

總　習坎之義人終身日日在險中但行便是出之路纔不行便是入之路故曰行有尚初困而不知行蚩蚩之氓也愚不肖一項人二得中本心不失如有恒之質可與進者三有晝而不肯前之象中材而暴棄一項人四有以漸進明之功上六則居高而自墜舍上而趨下是高明而到底不返一項人究竟入于坎窞而已習雖不同然習上一路甚難習下多途甚

易世變滔滔江河不返所由來矣習坎重險也可不畏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坎離雖有兩名其在人心即是一體一用坎以離為用離以坎為體坎中實人心之誠也離中虛人心之明也誠體而明用也離本乾體中畫坤柔順乾而行

便成明體人心只順乎天理人心之大明也故曰麗也兩相附麗之義一柔居兩剛之中相附而成麗蓋坤柔非明以麗陽而有明乾剛本明必得柔來相麗方顯其明惟火亦然火性本明然未嘗見其明空中有火必得木相麗方發其光明故邵子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以用為本以體為末所以人心本明其明亦不可見必于用處發明心而不附麗天理亦无明可言此麗之義也天理本至正故利貞方是真明

離明之大用全則坎中心體得矣這纔是乾坤合德

此坎離居上經之終

離麗也麗之象只看日月光燭四海以其麗乎天只看百穀草木敷榮萬象以其麗乎地日月之明原是天明却以麗而成明百穀草木之文原是地文却以麗而成文人心亦然天地間至光至明是這種正理人心之明得麗乎正則一心之明便通天下而皆明如大學所云明明德于天下者豈不化成天下乎化

成天下何亨如之重明云者上下兩卦一體一用重明之義下卦地用内藴之明襲地之黄中通理上卦天明外用之明律天之日月運行此之謂麗乎正然所以成麗妙處全在離中這一點順剛之柔至虚至明又中又正人常以此虚心只揀中正道理依之何患不亨所以要養這點柔中取義牝牛者坤為母牛一味承天而行人若養得這坤牛只是順天而行纔到得大明終始畜字正與坎卦維字同力坎中剛健

非用力操持不維離中柔順非從容馴熟不養離明火性易燥易炎若不自按伏直到極純極粹田地於明義未當也畜牝牛其旨微矣精矣重明麗正重字中有相麗之義日月相麗則互光二火相麗則增輝人已相麗則彼此互觀蓋視人明視巳昏必相資為照而明者乃益明也邵子坎離詩水體以器注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在天地先麗木而明者後天地之火也未麗之前有先天地而為火者矣麗物而

明者後天地之明也未麗之前有先天地而為明者矣學者欲知大明終始之義須于此悟入

彖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兩作與重明之義又不同巳明益明謂之兩作日新又新是也繼明正緝熈之謂凡有斷有續必非真明真明自能繼惟心體為洊至之習坎故必須有兩作之繼明習也繼也皆易中一字心法獨稱大人者非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使天下盡成文明之化

于離明事業終難言也坎一數之始離九數之終聖人了手功夫不過一明明德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黄離元吉象曰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二五皆柔中二尤得正離之主爻在二是人一點本心之真明也以其得坤之黄中故曰黄離元吉畜牝

牛者畜此初以剛質離為柔體正是剛柔易錯之際人脚下差正在錯處要差從初處步履一差便到底是差如何可以不敬坤初曰履坤二曰敬履錯處知敬正坤順第一步要緊工夫纔可永無差錯之過故曰以辟咎三在二之上中而過矣象曰昃之明論真明之體何時有昃論盈虛消息之運却有時昃時乎昃便有個處昃之道得其道即是中正當昃而知處昃日用常行俱是可樂之境安常以自樂所以鼓舞

而歌也取缶言至尋常之物若不識這个道理則當此盈虛消息之際必生盛衰欣戚之感大耋之嗟情所必至一有此嗟變節晚途隳行末路皆從此一念所致凶之道也如此豈是終如其始常而可久之明故曰何可久觀初之易錯二之易昃則知所謂黃離必自乾知中大明透出來非是總為隙光之照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後明將繼之時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四重剛而不中下火方炎上火相逼突然而來之象上卦屬用人之聰明外用最易犯最不妙是一突字凡自生意見故弄聰明皆是突也彊陽觸物察淵不祥這些凶戚虐焰无不從突中來所以焚而死而棄也知得焚的病方曉得突有自禍之酷烈知得死的病方曉得突是

不久自消滅的知得棄的病方曉得寔是到底一毫
无用的如此看來這樣明天地開更无安着處故曰
无所容也五以重明麗二之正明體適用南面而聽
天下民有未生見得是已之憂民未知教見得是已
之咎故出涕而沱若痛戚而又嗟若沱與嗟皆至虚
至明中流出一段不容自已之情這是合天下為明
心事所以為王公之離上處明極明之至者也能以
已之明正天下而同歸于明虞書所云德威德明此

明也有王用出征之象如此天下化成剛柔相劑天下之至美在焉曰有嘉折首殲厥渠魁也是燭姦之明匪其首之同類則獲是辨析之明獲者使之去暗即明同生于光天中也如此彰癉既明孰不向風所以能正邦王者以明正天下不但舉其折首之威又及其宥罪之仁者所謂柔道之用中正之麗如此

總　明明德之學也黄離係于二可見一中為明德本體初言敬可見戒懼為明中第一下手工夫五言

涕言戚可見淵腔惻隱纔是明中真發現要之于正

邦則正己而物正所謂明明德于天下分量斯淵若

有明而不能貞其明隨時銷隕于哀戚場中出沒或

有明而不能善其明露其鋒焰以不戢之火自焚于

明道何有世之明有二其聰明智巧者雖靈慧絕人

而无不百憂脫景畏死貪生于通晝夜徹幽明之知

寘如也皆日昃之離其作聰明任機智者至為世大

害如亂國喪家賊人禍己无不以明為孽皆突如之

離鑑空而物自獻形衡平而物自取正此元吉中正之黃離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此涕沱戚嗟王公之離

坎離水火也謂坎離一體謂水火亦一體可乎曰非也水火氣也兩也坎離為水火者也一也天地兩也乾坤為天地者也一也坎離乾坤一也坎離之體即乾坤之體坎離之用皆乾坤之用也程子曰體用一源盡之矣

周易像象述卷四